



简话古代晋江武状元

叶荣宗

晋江五店市有一条青石板铺设的街,被称作“状元街”。因为在共约1300年的科考年间,晋江共涌现出11位状元,科考成绩卓著。如今在“状元街”上矗立着一座高大的状元牌坊,刻录11位状元的名字。

科举取士制度起于隋朝,唐朝后进一步完善。唐武周长安二年(702),武则天颁布诏令,开始设置“武科”考试,选拔武艺超群的人才。武科考试同样分为童试、乡试、会试、殿试四个等级,考试科目包括骑射、步射、体能、武术,同时还考核策论、武经等,力求选拔文武兼备的人才。晋江在古代科考年间共出现3位武状元,他们是北宋的杨友、南宋的林宗臣、明朝的庄安世。

杨友(1077—1127),字叔端,宋代晋江杨厝人(现西园街道杨厝村)。北宋徽宗赵佶政和二年(1122)高中壬辰武科状元。杨友先被派往广西处理边界纷争,后分别任广西钦州和廉州的知州,人称“杨铁枪”。

宋徽宗宣和七年(1125),杨友以官保侍卫的身份,陪同潘良贵、郭孝友等北宋大臣出使金国,并与太上皇徽宗赵佶和当朝天子赵桓一道被俘。金兵统帅宗翰久闻杨友的大名,千方百计诱使其投降,杨友忠贞不移、毫不屈服,最后绝食至死,年仅50岁。后其被溢为“武襄”,并在廉州建名宦祠以祭祀。

林宗臣(1133—1189),字景何,宋代晋江前林人(现安海镇前林村)。南宋乾道八年(1172)朝廷武试,林宗臣武科,策问都是第一名,高中武状元。林宗臣为人豪爽,直言敢谏,深得理学家朱熹的称赞。

林宗臣曾经出任广西钦州知州。宋淳熙九年(1182),被调任军器副监,协助黄定(福建永泰人,1172年壬辰科状元)监制兵器。宋淳熙十四年(1187),与浙江永康人陈亮(后于1193年得文科状元)一同视察江淮前线。因主张抗金北伐,所提策略不被采纳,个人武功才华不受重用,郁闷伤身,不幸病逝于任上,终年56岁。

庄安世(1574—1644),字可平,晋江青阳人。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考取武科乡试举人,次年八月参加由大理寺卿郭继之(湖北襄阳人)主持的武举,获丁未科武举会试第一名。九月,明神宗朱翊钧命翰林院侍讲林尧俞(莆田人)、左谕兼侍读史继偕(晋江东石镇大房村人,明万历二十年文举榜眼)任武举考试官。庄安世以实力高中武科状元。

其时,正值明军在北方与后金形成对峙之势,庄安世被神宗命为北方守备,在通州协助徐光启(上海徐家汇人,官至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科学家)练兵。明泰昌元年(1620)九月,熹宗朱由校继位,因年少而导致阉党专权,制造冤狱,罢免良将。庄安世见朝廷乱势及良将壮志难酬,便称病解甲返乡。直到明思宗朱由检继位(1627年,改元崇祯)后,为加强京城戒备,朝廷重召庄安世入京,初任武英殿侍讲官,后任兵部主侍卫、锦衣卫侍领等职。

崇祯十四年(1641),李自成率军进攻河南,攻占洛阳,转而直逼京城。在内外交困之际,崇祯皇帝遣调庄安世带领一队兵马驰援。尽管如此也难敌李自成的大军,最终京城沦陷。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十九日,崇祯皇帝以无颜见先帝之憾,自戕于煤山。武状元庄安世,则在保护京城的激战中阵亡,终年70岁。事后,南明的唐王朱聿键特赐“一门忠孝”匾,以旌其忠贞报国之志。

纵观古代晋江三位武状元,他们都是少年立志、武艺超群之人,同时又文武兼备、忠勇两全。在戍边防卫、主政一方或维护皇权、练兵领兵等职位上,都能恪尽职守,做到清正廉明,深得赏识与肯定。在个人生死安危抉择之时,他们忠贞不移、气节不改,表现出视死如归、大义凛然的英勇气概,为后世树立起一座武状元的巍巍丰碑。



味道



闽南菜粿

雷海红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说到小吃,闽南菜粿在当地人的眼中那可是响当当的存在。

闽南菜粿的制作方法其实并不十分复杂。白萝卜、大米和水是制作菜粿的全部原料。但菜粿做得好不好吃,全凭经验。制作好的菜粿被切成小方块或者三角形的形状放锅里炸,外酥里嫩,是早餐,也是茶点。

作为一名新晋江人,刚开始的时候,我并不喜欢菜粿的味道,只是把它视作油条一类的东西。随着逐渐融入当地的生活,我慢慢也喜欢上了菜粿。一碗面线糊加一个菜粿,成了闽南人早餐的一部分。

菜粿是闽南地区的特色小吃,在街头巷尾都能见到它的身影。菜粿虽为油炸食品,但实际上一点都不油腻。做好的菜粿油炸之后,表面形成一层酥皮,油分子很难渗透进去。菜粿外酥里嫩,有大米的香,也有萝卜的甜。但如果要使菜粿吃起来更加有味,可以蘸酱吃,番茄酱或甜辣酱,口味完全依个人而定。也可以把菜粿掰碎了放面线糊里和面线糊一起吃。闽南人大都有喝茶的习惯,这时候菜粿就成了配茶的好点心。

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登紫帽山。择一处亭子里坐下来,吹着山顶的风,叫上一壶茶,再叫上一份菜粿,绝对是一份难得的享受。菜粿走的是平民路线,一份菜粿的价格并不贵。菜粿为一些商家带来了商机。

闽南菜粿又叫萝卜糕。安海菜粿尤其出名。闽南菜粿不仅仅是一份小吃,也承载了海外游子浓浓的乡愁。

菜粿的制作历史几乎与闽南人千百年来的农耕生活同步前行。在闽南,聪明的先民发现,将萝卜与糯米相结合,磨浆蒸糕,不仅可以延长食物的保存时间,更创造出风味独特的口感。菜粿与节令紧密相连,尤其在重要的年节祭祀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se。因其原料之一的萝卜,闽南人称之为“菜头”,与“彩头”谐音,寄托了人们对“好彩头”的殷切期盼。

现如今,闽南菜粿成了一种产业,为闽南人带来了商业价值。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原来的手工制作也逐渐向工业化生产转型,满足了更多人对菜粿的需求。

在闽南人清晨的厨房里,菜粿滋滋作响。这是美好一天的开始。菜粿不仅填饱了闽南人的胃,更像是一份来自遥远时代的礼物,承载着闽南人的勤劳智慧和和对美好生活的热爱。



五店市状元牌坊

王沧海摄



龚馨雅

当第一缕秋风越过五店市的红墙燕脊,满园的阳光炽热如故,你可能还在大口朵颐着五店市休闲馆的绵绵冰,还在闷着凉气的咖啡屋里透过窗户看云卷云舒,又或是遮着阳伞急匆匆躲避阳光无休止的纠缠。谁能对那一缕秋风先知先觉呢?

夏日的热情持久强悍,自然万物无可抵挡,此时,枝头盛开的鸡蛋花也丝毫没有懈怠,朵朵分明,花叶相衬,它还沉浸在夏日的热情梦幻里。凤凰花在绿枝里冒出些许喜气,给树下的人来人往提个醒,它的第二春要来了;那满树火红的视觉盛宴,不容忽视。秋风的亲吻是漫不经心的,万物无知无觉。某个不经意

上周末,我去好友家。进门后,发现沙发边上摆有三把精致小巧的扇子,乍一看平凡无奇,但又熟悉非常——这是蒲扇。

我拿着扇子端详,思绪万千。好友在旁热情地介绍,蒲扇是她的婆婆精心制作的,工序极为烦琐。由于从始至终都是纯手工制作,使用的工具也只是简易的剪刀和针线,所以量少而珍贵。

我们边品茗边聊起和蒲扇有关的夏夜。她提起自己的女儿出生后不久,恰逢夏日,孩子烦躁啼哭,医生交代孩子是外寒内热体质,不宜多吹空调。一日因有事将带孩子的任务交给了孩子的奶奶,老人家哄孩子入睡时习惯性地摇动手中的蒲扇,没承想,孩子竟出奇般安然入梦,从此蒲扇成了哄睡神器。

朋友将往事娓娓道来,我的思绪随着手中蒲扇摇出的缕缕清风飘向岁月的深处。

儿时夏日最幸福惬意的事,是和爷爷奶奶在庭院里纳凉。

暑气渐渐褪去的傍晚,窗下花儿频频摇曳,送来幽幽清香。夜色渐新,四合,星星们探头探脑地按时上岗了,躲了一天的蛐蛐蛐蛐也出来溜达了。爷爷悠闲地躺在竹躺椅上,奶奶手持蒲扇坐在一旁。不管有风没风,奶奶手不离扇,我很是不解,依偎在奶奶身边好奇地询问。奶奶说,蒲扇的风柔和清凉,有风的时候可以驱赶围绕在身边的蚊子,没风的时候有它就有清风。每每到夜深人静之时,奶奶轻轻摇蒲扇,淡淡的草木香气潜入鼻孔,钻入心房,住进我的梦里。我在大人们轻柔的话语中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这蒲扇可是奶奶的心头好物呢!闲暇时,总能看到她小心翼翼地用花布条将扇子缝上花边,一遍遍地仔细检查。蒲扇很结实,即使天天摇,一个夏天也摇不坏,待下一年夏天再用时,奶奶用新的布条换下旧的布条,蒲扇瞬间焕然一新。

当时奶奶的蒲扇是商店买的,现在店里已经很难买到,也鲜少有人使用蒲扇了,它已渐渐离开人们的视线,遗落在岁月的河床。

“你的茶凉了,我给你换杯热的。”好友的话将我飘飞的思绪拉回。原来她早已明了我的心事,接着递道:“这把蒲扇送给你!”这礼物太珍贵了!一股暖流漫溢全身,心底泛起久别重逢的欣喜。好友婆婆做蒲扇的手艺是远近闻名的,她做的蒲扇不仅精巧美观而且色泽光亮。因随着年龄的增长,她制作既耗时又耗工的天然蒲扇已是越来越吃力了。

暑中无处可追凉。回家后,我将好友送的蒲扇放在随手可及之处,炎热时拿来摇一摇,为自己送上一缕清风。蒲扇摇动的,不仅是一缕清风,更多的是记忆。在每一个闷热的夏日,从心头掠过……

五店市第一缕秋风

王沧海

王沧海

王沧海

王沧海

王沧海

王沧海

王沧海

王沧海

王沧海

王沧海

王沧海

王沧海

王沧海

王沧海

王沧海

王沧海

王沧海

王沧海

王沧海

王沧海

王沧海

王沧海

王沧海

王沧海

王沧海

王沧海

王沧海

王沧海

王沧海

王沧海

王沧海

王沧海

王沧海

王沧海

王沧海

王沧海

王沧海

王沧海

郁闷被秋风吹散得了无影踪。空调房里的凉快敌不过这清风明月,冰凉的机器服务到底是输给秋风的魅力,大自然的

风是健健康康的、清凉舒适的,是人体最佳供养品。你可以穿越每一条小巷去感受四面八方来的清风,在风中行走,是浪漫,是生命力的释放。巷里穿行的人渐

渐多起来,三姑六婆坐在凉椅上呱呱着家常,年轻姑娘小伙忙着打卡拍照,娃娃们看完金鱼忙嬉闹。秋风里的人间烟火

是画本里的故事,天时地利人和,天上人间。仰头在树叶缝隙里看云影徘徊,浮想一段历史尘埃里消散的状元进士故

事,感受另一个时空里的气息,那些鲜衣怒马,那些忠孝节义,它以另一种方式隐匿于这街巷的红砖古厝,故事不会结束,它只是以另一种步调重现于一座城市的

历史节奏里。

在这初秋夜里,我轻轻拾起第一缕

秋风,在风里,读一座城市生生不息的故事。

王沧海

王沧海

王沧海

王沧海

王沧海

王沧海

王沧海

王沧海

王沧海

王沧海

王沧海

王沧海

王沧海

王沧海

王沧海

王沧海

王沧海

王沧海

王沧海

王沧海

王沧海

王沧海

王沧海

王沧海

王沧海

王沧海

王沧海

王沧海

王沧海



文润晋江 星光璀璨

伍绿羽

光影与文字在这里交织,摄影作品里的晋江街巷烟火、文学典籍中的本土韵致,在“文润晋江 星光璀璨”文学和摄影作品展里,竟与头脑中的文字悄然呼应,在镜头下童真的笑脸、书页间成长的印记,恰似曾经的自己在岁月中留下的痕迹。原来,寻常日子里的点滴陪伴,便是“文润”最生动的注脚。

一圈下来,逛得愈发耐心,仿佛自己真成了那条游弋在蜿蜒河道里的鱼。水流里淌着《星光》杂志的墨香,映着老照片里晋江的旧影,而空气中弥漫的,分明是来自大海的辽阔气息——那是从街巷烟火里蒸腾的生命力,是文字与影像交织成的文脉长河,终将汇入时代的汪洋。

从潺潺小河到奔涌大江,再到浩渺大海,恰如晋江这片土地的成长轨迹,也似生命传承的隐喻;我们走过的每一步,都是在为这条河注入新的支流;展厅里那些被定格的星光,那些流淌在字里行间的眷恋,早已把个体的温暖汇入了集体的记忆。

“《星光》璀璨”回顾杂志自1978年创刊以来的发展历程与成果,展现其对晋江文学的推动作用;“《星光》里的名家身影”呈现与杂志相关的名家资料、作品及交流记录,为本土创作者提供借鉴;“名家在《星光》写晋江”聚焦名家以晋江为主题的作品,搭配创作背景与感悟,彰显晋江文化魅力;“《星光》里的晋江”文化的碰撞一览无余,现代化的晋江与晋江传统文化的碰撞,老前辈与新一代文友们,文字间的碰撞,共同表达了对故乡真挚的情感。

在一次次、一圈圈欣赏后,我最终选择静坐在“新光”与“星光”交汇处,一本本翻读。指尖抚过微微泛黄的纸页,像触到了几代人笔尖流淌的晋江魂——倪森森老师最初的文字里,藏着喷薄的激情与对这片土地的哲学叩问;蔡芳本老师的浪漫,恰如夏夜晚风拂过安平桥的柔波,轻软又绵长;许谋清老师笔下的老街巷弄,恍惚能听见孩童嬉闹,鲜活得就在耳畔;黄良老师与予午的合作更见巧思,字里行间的默契,竟像极了曾经与父亲相处时那无需言说的懂得。

领略过这些老师们曾经走过的路,这一路与文字的羁绊,恍惚间,似读懂了对文字坚守的意义。就像小时候听父亲讲过的一个故事,流于生活的似水年华,只在偶然间的一瞬间点燃那团星光点点,又或许是文字在我成长的某个瞬间已悄然融入了血液,使我有更丰富的生命。回想这几年,像极了诗句“山重水复疑无路”所带来的无穷挑战,但纵使有万般艰难,心里却总带着“柳暗花明又一村”的美好愿景!

我愈发确信:这何尝不是文字与文化的另一种延续?纸页间跳动的字符,镜头里定格的瞬间,不正是一种代人用热爱为这片土地续写的注脚吗?从前总觉得父亲口中的“文字热爱”太遥远,此刻在字里行间恍然——文化从不是高高在上的典籍,是父亲递来的那支笔,是我在残障领域写下的每一份记录里,对生命与尊严的郑重描摹。它们以不同的模样,让这片土地的文脉在寻常日子里生生不息。

抬眼时,展厅的光落在书页上,与记忆中曾经的亮光温柔地叠在了一起。那一刻,我仿佛看到了文化的传承与生命的延续,它们在时光里交织,温暖而坚定。



王沧海

王沧海

王沧海

王沧海

王沧海

王沧海

王沧海

王沧海

王沧海

王沧海

王沧海

王沧海

王沧海

王沧海

王沧海

王沧海

王沧海

王沧海

王沧海

王沧海

王沧海

王沧海

王沧海

王沧海

王沧海

王沧海

王沧海

王沧海

王沧海

王沧海

王沧海

王沧海

王沧海

王沧海

王沧海

王沧海

王沧海

王沧海

王沧海

王沧海

王沧海

王沧海

王沧海

王沧海

王沧海

王沧海

王沧海

王沧海

王沧海

王沧海

王沧海

王沧海

王沧海

王沧海

王沧海

王沧海

王沧海

王沧海

王沧海

王沧海

王沧海

王沧海

王沧海

王沧海

王沧海

王沧海

王沧海

王沧海

王沧海

王沧海

王沧海

王沧海

王沧海

王沧海

王沧海

王沧海

王沧海

王沧海

王沧海

王沧海

王沧海

王沧海

王沧海

王沧海

王沧海

王沧海

王沧海

王沧海

王沧海

王沧海

王沧海

王沧海

王沧海

王沧海

王沧海

王沧海

王沧海

王沧海

王沧海

王沧海

王沧海

王沧海

王沧海

王沧海

王沧海

王沧海

王沧海

王沧海

王沧海

王沧海

王沧海

王沧海

王沧海

王沧海

王沧海

王沧海

王沧海

</